

河
州
志

河州志

河州誌序

國家太平已有年矣。士之抱奇才負異能者。皆無所庸其表建。惟邊郡事宜。設施類多滲漏。正賴才能之士。一出其奇異。以建大功而垂不朽。乃今士大夫閒話遠方風土。則必叩所見聞。讀史傳至邊境情形。名守牧規畫。未嘗不愕然心動。及一旦身離內地數千里。官於微陟。大或一郡。小或一邑。而神氣沮矣。遠計者謂可因資格量移。勉應故事。其苟且旦夕者。以為秦越人肥瘠。何自苦為。於是氊裘之婦子。面目皆覺可憎。而酪酥漿乳。索然俱無意味。惟日夜謀所以去之耳。月計乎。歲計乎。皆牧羊不及乳之計也。安有搜奸剔弊。均田薄賦。興學校。聯井里。為邊郡闢繁業。回秦谷。如河牧王公仲山者。仲山汝績懋哉。於茲誌也。知汝者可以識汝之全體。即千百世後。不知汝為誰何。而誌在亦可以識文豹之一斑。汝績懋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吾於茲誌見之矣。

省

康熙丁亥歲八月既望

奉政大夫河州監收兼管捕務茶馬同知臨洮府事加五級古晉郭朝佐撰

序

河之有志近二百年。以余觀之。不如其不志也。又其甚者。乃無可志。錢糧國賦也。土地民產也。教化風俗國維也。文章法度國之紀。國之光也。河自頃年以來。賦積逋欠。地無頃畝。官與民不相知。鬪訐時聞。盜賊比閭而居。何一為可志者。又所於事則斷。脰決脇。於言則趨舌蜚吻。披覽之下。誠不如其不志。余蒞河有年。目擊時弊。欲訂此志。而又求為可志。思剔俗更化。俾就條理。以為一郡成法。奈水旱相仍。軍需供應。日不暇給。雖材力之不逮。亦若有擲揄其間。以待其人焉。楚即仲山王君。吾所兄事。蒞河之三月。告余曰。子屢告我以河之凋敝難治。余今乃得之矣。病人怪症百出。而必有其受病之處。好訟者中抑鬱不平也。盜竊者窮無所告也。絃誦往往絕者。士氣不伸也。河無他產。資耕種以生。終歲勤苦。不足以飽侵漁。安得而不憊。以余觀藥之。其在均地糧車里乎。期年而法立。期年而累俱息。期年而百廢俱舉。河之氣象。則

然改觀其士民以為一大開闢。洵不誣已。夫人之為子孫計者。田廬器具詩書既備。則必為之經出入。定規模。立家訓。以冀久遠。此仲山脩志之意也。余待罪於此者數年。凡仲山所為之事。皆吾所欲為而不及為之事也。譬之沉痛者在側市藥求方。孰視而無可如何。有一人立起之。此其脫然暢快。有不如在己身者乎。然則余之叙此志也。亦欲後之人師仲山之法。終仲山之志。以成河之治。使天下知河之士民。其敦樸守法。無以異於內地。而怪誕乖角。豈其性所樂矣。若夫攷求之勤。叙次之精。此自文人家事。固不足為仲山多也。

皆

康熙丁亥歲天中月穀旦

奉直大夫知陝西臨洮府河州事三韓徐原本拜撰

河州誌序

五

河守王公手訂州志既脫稿矣。余請其副本讀之。作而歎曰。事不身親自擊。固不知作者之難易也。夫後之見此志者。以庶事之中。其最著為清均均糧革除里役而已。然地何以得清。糧何以遂均。里役書手何以竟革。此豈易易事哉。九章既成。有目者美其色。五音既諧。有耳者美其聲。若夫創造之始。察其條理度數。安其節次。宜其變通。以馴底於成。是豈衆耳衆目之所能知也。坡老有言。凡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是故開報興草。則器局胆識。才力學養。缺一不可。今河之民。亦既安畊鑿。服貢賦。保室子。寧室家矣。各憲美河之治。諭其統內。悉效王公所行。而卒不能猶曰遠也。洮屬何如者。猶曰遠也。本衛之與州官。則同城而居。民廬相望。地相錯也。然則師王公之意。行王公之法。舉而錯之。亦似無難者。乃余憫衛民之厄。舌敝心煩。二年於此。而僅得其概。造請王公告余。以所調劑推移之故。言則布帛菽粟。退而尋之。然後知其

器局胆識才力學養。遠過特流。而用心者苦也。周官一書。自漢以來。疑信相半。紫陽夫子始斷其為公旦手筆。嗚乎。非有全局於胸中。亦烏能於片言隻字。得作者陶鑄之妙乎。後之讀斯誌者。其亦有味於余言也夫。

省

康熙丁亥歲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陝西臨洮府河州衛掌印守備加一級古燕張祖淳撰

序

郡邑之有誌也。列國史例也。踰時而必脩者。增也。後來者宜有所附入也。或則正之。甚則遂更之。義例不合。條理不從。先後失次。展卷情然。不得其端。則有取於正也。夫氣繭筆澁。則詞不達。詞不達。則事不著。事不著。則治無徵。遂使四方謂斯地文獻之缺。摘其鄙陋。以為輕重。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更。更非自我而變易之也。其人猶是其事猶是。其時其地猶是。晦者之曲者。暢之。蕪者剔之。使義例相合。條理相登。先後有次。其人其事其地瞭然於目焉。則更而已矣。河之有誌也。始於明孝廉吳棫。可謂有志者矣。嗣而脩之者再叙。謂其傳寫舛訛。斯誠不誣。然至今而舛訛者猶在也。夫以史律誌。攷究關學。行文關才。分別關識。三長皆以為難。然草創者勞。踵事增華。則易為力矣。是始之者固以待乎繼之之人。而或憚於正之更之。非始之者之意也。而余之所以脩此者。則尤有說焉。夫採風陳詩。詳於太史。由其風俗以知其政令。今之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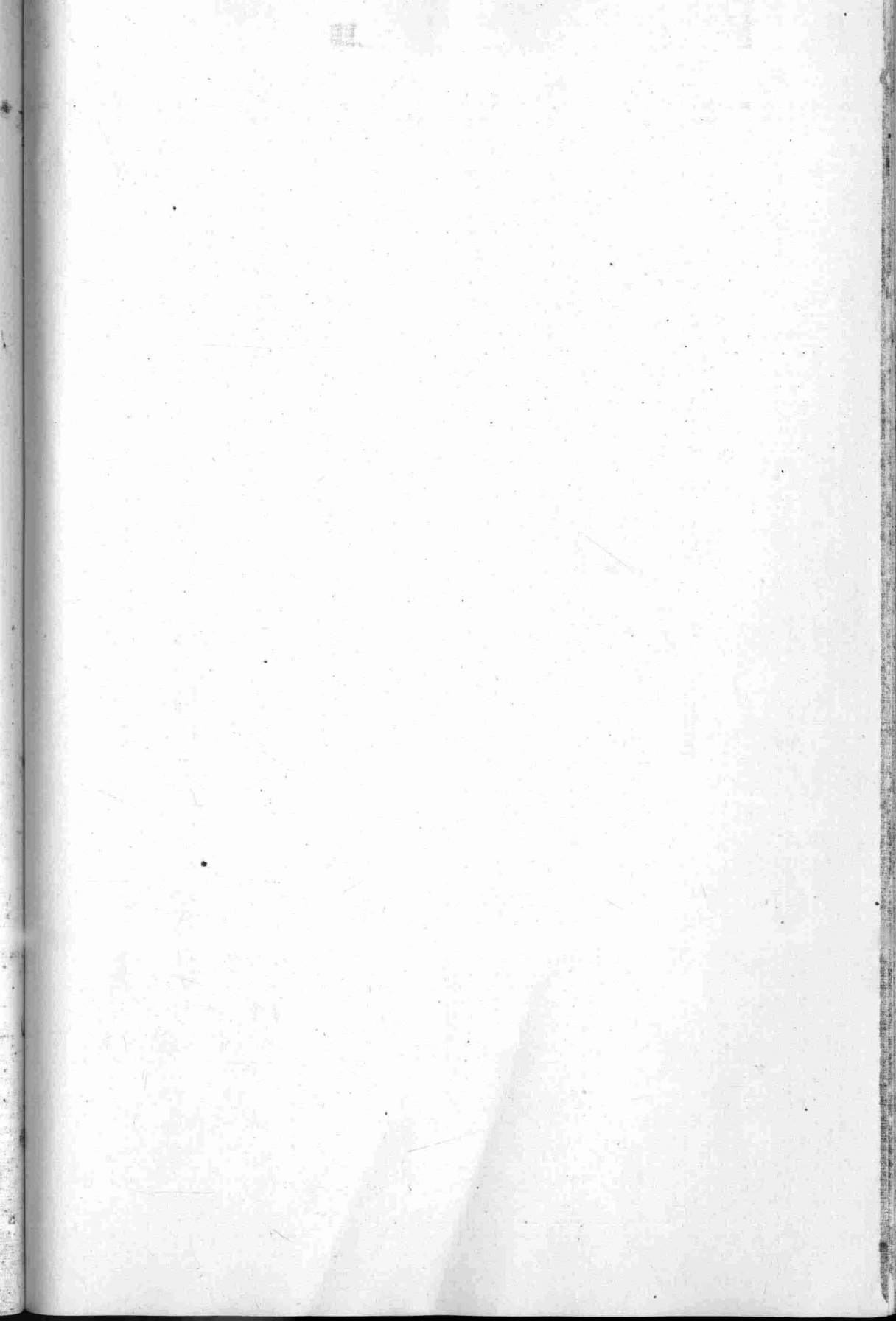
邑非列國之比也。吏之去來。蓋亦無常也。敎治之者。未必遂悉其風土。悉其人情。悉其利病。悉其先後緩急。迨其悉之。而或者又將去矣。菊有所據。而瞭然於其人其地。其事。因以為之調劑。因以為之先後次第。豈非為政者之一助。是故吾之脩之者。非以為自我正之更之。而以為自我增之也。增之者何。叙其風土。叙其人情。叙其事勢。及今古興廢。莫不叙之。非以為悉此者之遂足以為治。然此而不悉。則愈難乎為治矣。首分野沿革。疆域是也。而即先邊防關隘者。類從也。疆域則山川則關隘則邊防矣。河邊邑也。元氣之不復。則邊防為之也。安內攘外。非乎。曰知攘外之急。則治內益不可緩。是故先之也。次田賦養也。而戶口水利附焉。次學校教也。而禮制祭祀典籍等附焉。次官政者。以前數者責之也。次官師。次名宦。示勸也。次科名。次人物。鄉賢忠節。隱逸貞節。觀其效也。次藝情。災異。讐也。次藝文者。以為如是則傳也。江河之源。始於濫觴。廉頗思用趙人習也。習其事。因欲以告乎後之人。是故吾之脩此者。非以為

吾之正之更而以爲吾之增之者則固有說也。

皆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知河州事楚鄧王全臣撰



跋

七

國有史。郡有志。其義一也。皆所以紀政事。表忠孝。維節義也。非漫然粉飾名勝。以備案頭之卧遊而已。瑜嘗登高遠眺。極目川原。荒邨茅簷之下。幾多擁膏腴而巧隱避。畊石田而苦追呼者。問誰實司牧。奈何不一釐正之。若乃雪山環峙。遠插翠屏。遊人逸士。徒羨六月積雪。足以滌煩襟而沁肺腑。抑知山以外。纔帳羶廬。實遍處此。關門鎖鑰。又誰其任之耶。至如螭頭殘碑。雖侵莓苔。猶足令行人下馬拜者。如鄉先生莊毅王公。靖節朱公。載在青史。炳映山河。知天之正氣。不以邊陲而靳之也。然皆養之學校。澤之詩書。今且宮牆鞠為茂草。梁木飄搖風雨矣。以此育材。欲士風之古處也。蓋憂憂乎難之。此皆疇昔之觸目驚心。而未嘗一日去諸懷者。間語之賓朋。且笑以爲杞人之憂已。不謂物窮則反。得人政舉。際我仲山父母。實心任事。懷保吾民。歷覽山川之肥磽。遍查閭閻之休戚。瑜等而教之曰。誰謂河難治者。其一在地。糧之不

均而養無地其一在學教之廢弛而教無人爰是鋤里積均田畝除偏苦一賦役而
錢穀清矣繼而移學宮興文教聘名士禮賢者而士始知讀書矣今政成多暇延訪
古蹟若關隘若典禮若因革補救若忠孝節義筆則筆削則削一與國史相為表裏
瑜捧讀再拜曰我公之德已既鑄諸貞珉在在林立矣乃出其緒餘而更成州志六
卷覺我河之風土人物忠臣烈婦之面目如經新浴而出雖謂前無志而今始創一
志也可即謂前無河而今始闢一河也亦無不可瑜不敏爰跋數語竊附楮末以垂
不朽

昔

康熙丁亥仲秋上浣之吉

文林郎原任河南河南府閩鄉縣知縣治生吳之瑜拜撰

凡例

一州誌創於明孝廉吳楨。今不見藍本。頗疑重修者妄自割裂。以至刺謬混雜特甚。

一舊誌條理不清。今為類從。故先後繁簡不同。

一舊誌字句榛莽。刪改以就明通。疑者則闕矣。

一道里四至。徹底改正。不詳其細。

一田賦國計民生所係。舊誌甚畧。今攷紀獨詳。田賦及番族下。備錄條議。以政治關係。不嫌詳載。用便考核。

一官師人物。舊誌多缺畧。今兼採府誌所載者補入。餘不可復攷矣。

一人物分列忠孝隱逸。古者士死鼓御死。綏虞人之不往。與忠義之不屈。士君子不苟嘖笑一也。分列者錄其所著也。

一節烈必經題請。然邊遠之地。非力所及。舊誌止據公論採入。今仍其例。多所附

益

一河邊地也。詳載彝情兵燹。以俾前著。

一祠祭舊誌雜載梵刹獨詳。甚屬荒謬。今止列載在祀典者。餘概削去。

一藝文不可缺。故有從寬而錄者。

一舊府誌遭刪者必錄。被奪者存舊。惡攘善也。闡幽也。隣國之義也。

一採明布政荊州俊整治番彝事蹟。邊境所關。非特變例。

一藝文後來附入者。另為一冊。以備採擇。

一今誌乃全於簿書之餘。偷閒修訂。其謄錄則書辦劉祚新一人。頗有疎漏。固以俟後之君子。

河州誌目錄

卷一

山川圖

城池圖

公署圖

文廟圖

河源圖

沿革

形勝

城池

市廛附

疆域